

中国电影剧本选集

中国电 影 剧 本 选 集 (一)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编 辑 出 版

广州七二一五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5 $\frac{1}{2}$ 插页：2·字数：381,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2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0册

(内纸精本6,500册)

统一书号：10061·303

定价：（平）1.50元

重版说明

当我们怀着欣慰、激动的心情，把《中国电影剧本选集》前八卷重版本送到读者面前的时候，不由得回想起林彪、“四人帮”横行的那些风雨如磐的日子。中国电影出版社遭到的破坏同整个文艺界是一样的。它是所谓“砸烂单位”，机构解体，人员星散，绝大部分材料荡然无存。因此十多年根本不可能满足广大读者不断提出的重版《中国电影剧本选集》的要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文艺园地一片生机，欣欣向荣。中国电影出版社得以恢复，今天才有可能通过《选集》的重版，用建国以来十七年电影剧本创作成就的有力事实，驳斥林彪、“四人帮”编造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无耻谰言，从而无可争辩地表明，我国电影创作沿着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不断向前发展，阳光灿烂，繁花似锦。抚今追昔，思绪万千，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既感到极大愤慨，对扫除四害后的今天和明天则更充满无限信心。

在重版编辑工作中，除个别地方有所变动外，基本上保留原来的面貌，不作修改。这些剧本经过时间的考验，今天仍以其鲜明的思想内容和动人形象，闪耀着艺术的光辉。

值此迎接将要到来的建国三十周年伟大节日之际，重版《选集》，可以有助于读者概略地看到我国电影剧本创作的发展面貌。时代在前进，电影在前进。今后，继重版《选集》八卷之后，我们还将继续编选新的优秀电影剧本，分卷连续出版，用电影剧作的新成就，反映在毛主席的工农兵文艺方向和“二百”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电影艺术园地的大好春光，满足广大读者对电影剧本

日益增长的需要。

我们的工作中可能有缺点错误，衷心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一月

编 选 说 明

电影艺术因为贯彻了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这中间电影剧本的创作自然是重要环节之一。十年来，我们的电影剧作越来越受到广泛的支持。不少作家热情地参加了电影剧本的写作。电影剧本是电影艺术创作的思想和艺术基础，一般说，没有好的电影剧本就拍不出好的影片；而电影艺术是最有群众性的思想教育武器，这也就是人们乐于运用电影文学这种形式的重要原因。作家们在党的教育下，学习用先进的世界观武装自己，以他们对伟大祖国和革命事业的热情和责任感，力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忠实地反映生活，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人民。解放以来，产生了不少思想性、艺术性较强的剧本。在这些剧本里，人们可以看到汹涌澎湃的现实斗争的风暴，听到新生活的胜利的号角和热情的赞歌，感到我们时代那种战无不胜的磅礴的革命力量和朝气蓬勃的气息。而在这些画幅中，那些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不断涌现出来的劳动人民中间的先进分子和英雄人物，则占了鲜明的位置。人们从我们的电影文学作品和根据它摄制的影片中吸取养料，得到精神上的鼓舞，并且把其中一些令人难忘的鲜明、生动的英雄形象当作生活中前进的榜样。同时，由于主题和题材的扩大，作品的样式和风格也日益多样化；历史题材、文学名著改编等方面，也都产生了一些优秀的作品。

当然，我们的电影文学还是年青的，当我们满怀欣喜地看到十年来的收获时，我们也期望我们的电影文学园地里开放出更为绚烂的花朵，在人物创造方面，在电影艺术特点的掌握方面，在

(3)

风格、样式的多样化方面，都获得更大的成绩。

现在，为了集中地介绍电影文学创作的成果，便于广大读者阅读，同时便于电影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的研究，我们编辑出版了这个选集。

这个选集是我们电影文学创作总成绩的一部分。时间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到现在整整十年；剧本编次也是按影片摄制年代排列的。第一卷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三年；第二卷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第三卷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第四卷是一九五八年部分；第五卷是一九五九年部分。以后我们将陆续编选，分卷出版。

有的剧本没有完整的文学本子，是根据导演分镜头剧本整理出来的。有的剧本以前没有发表过，此次出版，又经作者整理修改。根据剧本拍摄的影片是一种再创作，常常会在剧本的基础上，作某些更动或修饰。因此，剧本和影片往往有些地方有所出入，这也是难免的。凡这些地方，都一概以文学本子为依归。

在编选过程中，承蒙有关方面热情支持，提供了宝贵的意见，给本书编选工作以很大的帮助，深为感谢。但限于编者的水平，可能还有遗漏和不够妥当的地方，我们衷心地希望作家、读者和各有关方面给予批评和指正。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八月六日

目 次

桥	于 敏 (1)
中华女儿	颜一烟 (45)
白毛女	歌剧原著: 延安鲁艺工作团集体创作 (95) 贺敬之 丁 毅执笔 改 编: 水 华 王 滨 杨润身
赵一曼	于 敏 (149)
钢铁战士	原 著: 武兆堤 苏 里 吴 茵 (203) 改 编: 成 荫
陕北牧歌	孙 谦 (255)
翠岗红旗 (根据导演分镜头剧本整理)	编 剧: 杜 谈 (307) 导 演: 张骏祥
南征北战	沈西蒙 沈默君 顾宝璋 (349)
智取华山	原 著: 西北军区创作组集体创作 (405) 王宗元 任 萍执笔 改 编: 纪 叶 东 方

桥

于 敏

（东北电影制片厂根据本剧本
于1949年4月摄成影片）

一

1947年初春。

严寒的夜晚。一座断桥横跨在冰封的大江上。

在断桥附近，野战大军向江南挺进。

风雪呼啸。骑马的指挥员，步兵和骑兵的行列，都奋勇地向前。

照明弹闪耀在远处的天空。

炮车的轮子辗在积雪上，留下很深的辙印。

猛烈的炮火在轰击。一阵阵的烟柱冲天而起。

红旗招展。部队冲锋了。炸毁的碉堡上插上了满是弹痕的红旗。

俘虏一个个举起双手，从残破的碉堡里钻出来。战士们执枪监视着。

周围烟雾弥漫。战士背着伤号，担架抬着伤号，从没膝的深雪里走出来。

二

白茫茫的旷野。两匹快马穿过飞雪和冷雾，从远处驰来。马上是年青的参谋和小通讯员。

在断了的大铁桥旁边，一长串大车拥塞在一起，不能前进。这都是向前方运送弹药给养的。车夫狂怒地呼喝着，挥舞起鞭子。鞭响，马嘶，夹着风雪声，响成一片。担架队正往后方赶路，从拥挤的大车跟前走过去。参谋骑马驰来，下了马，走向担

架队。听见伤员在担架上叫道：

“老乡，老乡！”

“同志，什么事？”老乡赶紧放下担架。

“老乡，什么时候上火车呀？”

“啊？”

“我冷呀，伤口冻的痛呀！”

老乡赶紧脱下棉衣，给伤员盖上。

“这里江桥没有修起来，两头火车接不上，同志，忍着点吧。”

拥塞了的大车还是不能前进。满身霜雪的马呼哧呼哧地喘着，磕着蹄子。后边的车夫跑上前来，没好气地骂道：

“你倒是快走呀，死啦！”

“谁不想快走？你把江桥修好，坐火车走！”另一个车夫也没好气地说。

这时参谋拉马走到跟前，问车夫道：

“老乡，这儿到江北岸车站还有多远？”

“还有十几里。”

三

江北岸车站。小房子埋在积雪里。远处火光闪闪。

火车隆隆地进了站，停住。战士纷纷从车上跳下来。重载的火车又向前驶去。

风雪吹得眼睛也睁不开。参谋和通讯员骑马跑来。参谋把缰绳交给通讯员，自己向军事代表室走来。

军事代表正给一群战士围在核心。都是来交涉运输物资和伤员的。他应接不暇，一面又向电话耳机里叫道：

“好，啊，快到啦？二十节车皮？……”

参谋走进来，听见战士们嚷成一片：

“哎，同志，第六号车皮……”

“你怎么搞的呀，车皮不够啊，二十节车皮呀！”

“同志，我等两个钟头啦！你怎么啦？”

“哎，怎么办哪！二十节车皮能够么？”

“军事代表，第六号煤渣所的车皮，停在几号道上？”

“在四号。”

“同志，二十节车皮不够。一共八十多个伤号，还有别的呢，同志！”电话铃响了。军事代表接电话：

“喂，……慢？同志，江桥修不起来，两头火车接不上，当然慢啦。……好吧，这就对了嘛。”

参谋早挤进人丛，这时才找到空隙，赶紧向军事代表打招呼：

“同志，我是从前方司令部来的，到这边了解运输情况。”军事代表放下耳机，对参谋说：

“同志，你先坐下歇歇。”

电话铃又响，他又接电话：

“喂，怎么？七十三误点啦？哎呀！”

战士们又焦急地吵嚷起来：

“我要求你给我二十节车皮，另外再给二十个扒犁。”

“哎，同志，重伤号实在挺不住啊，现在还在雪地里冻着呢！”

后边的又挤上来。

“哎，同志，不要挤嘛，我等一天啦。”

军事代表忙安慰大家：“同志们，不要急呀，都要解决的。（转向参谋）你看见了吧？后方的弹药给养，不能很快送到前方去，前方的伤号又不能很快后运！”

参谋记在小本子上，听军事代表继续说：

“仗越打越大，光靠大车怎么能行？关键就在江桥。江桥要能早修起来，什么都好办了。”

大家都赞成，齐声叫道：

“对嘛，江桥修好，什么问题都解决啦。”

“快修江桥吧。”

参谋收起小本子，站起来说：

“好，我马上回前总去汇报，立刻建议总部，赶快修江桥。”

电报机哒哒地响着。电报员在忙着发报。

四

工程部长从铁路总局大门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卷图纸，走下台阶，上了汽车。他是一个四十多岁、神态沉着的人。

汽车驶过街道。

汽车来到铁路工厂大门前。门警做个手势，要汽车停住。

“同志，哪部分的？”他走到汽车跟前。

“铁路总局工程部。”

“哦，工程部长啊。”

工程部长微笑地向他点头。汽车开进了铁栅门。

五

工程部长推开厂长室的门。厂长离开座位，迎上前来。他有三十多岁，体格健壮，剪的短发，一脸朝气。

“哦，郑部长啊！”

“前方来了急电，要修江桥。”

工程部长展开图纸，又向厂长说：

“总局的意思，要你们完成这四孔桥的桥座子，还有全部钢板的铆钉。这座桥的全部工期是一个月，给你们的时间是十五天。今天是三月十六号。”

厂长走到写字台前，在日历上划了一个记号。

工程部长走到厂长跟前说：“时间是最要紧的，四月中旬一化冰，江面上搭不住架子，桥就修不成了。”

“我看请我们总工程师来商量一下吧。”

“好嘛，大家商量一下好。有什么困难，我也了解一下。”

工程部长说着走到窗前，向外一望，外面是白茫茫的积雪，远处是一座座厂房的轮廓。

厂长拿着耳机说：“喂，总工程师么？请你和技术科张科长、作业科卢科长来我这儿一下吧。”

一张大桌子，上面展开图纸。厂长、工程部长、总工程师、技术科长、作业科长围在桌前，审视图纸。

“趁部长在这儿，咱们大家谈谈吧。”厂长说。

“这么大的工程，就给十五天的期限，我生平还没有这样的经验。”总工程师微微摇头，沉吟地说。他大约有四十岁，高高的身量，还保留着知识分子的矜持。

“你看得几天？”厂长问。

“就是材料都齐全了，也得四个月。”

工程部长走到总工程师跟前，恳切地问道：

“那么主要的困难是什么呢？”

“别的先不讲，目前材料就是个大难题。钢板有么？氧气有么？还有，倒桥座子，先得化钢，化钢得用电炉，可是炉呢，电呢，钢呢？在哪儿？”

“钢板和电的问题倒还好办，我负责向路局交涉。”工程部长说。

技术科长看着墙上的电炉图样说：“这个电炉一年多没用了。现在正动手修理，不过，能不能修好，修好能不能使用……”

“是啊，”总工程师接上说，“就是炉修好了，钢呢？目前连废钢也没有啊。这么一大堆难题，十五天期限，这我是没有办

法的。”

他垂头丧气，显得完全没有信心。厂长站起来说：

“仗是越打越大，桥是非修不可。困难自然不少，全靠大家想办法就是了。”

总工程师却伸出两手来：“叫我两手空空地想办法？厂长，你问问技术科长、作业科长，日本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日本在的时候，要啥有啥，如今可不能比了。”

厂长一听这话，纵声笑了：

“提起日本，我倒有话说了。我们在山东跟日本整整打了八年。一把钳子搞起个兵工厂，还不是空手起家的。靠什么？主要是靠工人和技术干部共同努力，大家动手动脑来创造。如今咱们厂里，工人有三四千，又有你们各位。只要都发动起来，共同创造，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技术上我倒可以负责作出计划，至于发动群众，我可是从来没有这个经验。”总工程师冷笑说。

工程部长想很快打开这个僵局，就婉转地向总工程师说：

“这样吧：钢板由路局发；电呢，我跟发电厂交涉；其余的问题，你们尽力想想办法。”

厂长卷起图纸，交给总工程师：

“一切困难都由我负责好啦。请你先把设计搞出来。”

“好吧。”总工程师接了图纸。

“你们二位也多辛苦一下，帮助多想些办法。”厂长又对两位科长说。

工程部长和厂长送出总工程师和两个科长。

“我很同意你的意见，”部长说，“是应当发动全体职工来想办法。工期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拖的。”

他谆谆地叮嘱着，拿起大衣，又说：

“困难是一定不少的，工厂的党组织一定要撑起来才行。我先回去开会，还有什么困难，随时告诉我好啦。”

“好，我打算跟工会谈谈。你放心好啦，我一定尽力完成任务。”

厂长送工程部长走出门去，回转身来，看着墙上的电炉图样，沉思地说：

“必须先解决电炉问题。”

六

席卜祥蹲在电炉前，悠闲地吸烟。他最多有三十岁，一副瘦格棱棱的骨相，一脸懒洋洋的神情。一个精壮的小伙在炉盖上大声叫：

“席卜祥，你还干不干呀！”

他名叫吴一竹，显得浑身是用不完的劲儿。

席卜祥尖着嗓子说：“你就会穷咋唬，瞎忙乎！”

一个老工人提着灯走到席卜祥跟前。

“你还在这里歇着呀，你可真是个宝贝！”

他斜了席卜祥一眼，提着灯走过去。席卜祥无动于衷，仍然在吸烟。

大家都在紧张地干活。厂长走进来，来到席卜祥跟前；席连忙站起来。

“席卜祥，你们……”厂长亲切地和他打招呼。

“我抽了袋烟，歇了一会儿。”席卜祥掩饰地说，紧忙把小烟袋挂在腰上，往炉上爬。

厂长站在炉旁，叫那个小伙：“吴一竹！”

吴一竹停下手里的活，笑着应了一声。

“吴一竹，你们组长老梁的病好点了么？”

“好是好点了，还得养几天。”

厂长走到炉口。老工人提着灯，正在探视炉内。

“老程，这炉修的怎么样了？”

“这炉盖呀，我们能拾掇，炉里头呀……”

他提灯向炉里照，指点着说：

“厂长你瞧，这炉一年多没使了。咱们没有白云石，拿什么修呀？我看非得老梁来不行。”

“好，你先忙着，我去看看老梁去。”厂长说。

七

梁日升家。

梁妻从炉子上拿下药壶，把药倒在碗里，端到老梁面前说：

“吃药吧。”

老梁靠墙坐在炕上，身上披一件破棉衣。他一脸病容，但是还在用功，正拿一本共产党员课本看着，一面在小本子上练习生字。

“不忙。”他漫不经心地说。

门外传来厂长的声音：“老梁在家么？”

“厂长来啦。”

梁妻赶紧放下药碗，迎上前来。厂长推门进来，笑着向梁妻点点头，走到炕跟前。

“老梁，病好点了吧？”

“好啦。”老梁说着，想下炕站起来。

厂长忙阻止他，就势坐在炕沿上。梁妻端来一碗开水。

“厂长，喝水吧。（又转向老梁）你看着孩子，我去挑担水。”

厂长看梁妻走出去，对老梁说：

“前方下来急电，要咱们修江桥。”

孩子哇哇地哭了。两人连忙笨手笨脚地去拍孩子。

“要咱们造桥座子，还有铆钉；可是电炉一年多没修了，怎么完成这个任务？”厂长盯住老梁那黄蜡蜡的脸。

老梁低头想了一下，抬头看看厂长焦急的神色。